



苹果文丛
中短篇小说集

尘埃里开出雪蓮

CHENATLEKATCHU
XUELTAN

据静斋◎著

她的小说力摈浮华，在不动声色中
追求一种平淡而又醇厚的境界，于
质朴中蕴本真，沉静中藏飞扬。

 吉林大学出版社

苹果文丛
中短篇小说集



尘埃里开出雪蓮

CHENAILIKAICHUXUELIAN

琚静斋◎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尘埃里开出雪莲 / 琚静斋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3. 5

(苹果文丛)

ISBN 978 - 7 - 5677 - 0085 - 7

I. ①尘… II. ①琚…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11917 号

书 名: 尘埃里开出雪莲

作 者: 琚静斋 著

责任编辑: 朱 进 责任校对: 安 萌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字

ISBN 978 - 7 - 5677 - 0085 - 7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北京东光印刷厂 印刷

2013 年 6 月 第 1 版

201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代序：“边缘人”的世界

一直觉得自己是个“边缘人”：从皖西南那个叫金拱的小乡镇来到京城，混了十余年，始终没有融入这个城市，最深的记忆依然定格在故乡那遍眼闪绿的田畈、飘着槐香的土马路；从中学开始涂鸦，断断续续，差不多也有二十多载，作为一个业余者始终游荡于文学圈外的独步小径；每天穿越于现实浮华，饥餐渴饮，容颜在岁月的修剪下憔悴不堪，灵魂还在沉醉于那种早已和现实作别的青春梦想……

边缘人深知，自己处在一个恨不能将所有乡镇都装扮为城市的时代，一个恨不能靠文字游戏坐火箭瞬间成名的时代，一个权钱可以包养爱情、包养友谊甚至包养亲情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她的命运会怎么样呢？就算她有一份在旁人看来稳定的职业，有一个在旁人看来完整的小家，过着一种在旁人看来衣食无忧的日子，可她常常是孤独的。她的孤独不是那种到热闹的地方逛逛或找朋友聊聊就能解决的孤独。越是到那种灯红酒绿的喧哗场所，她的孤独会更浓重。

她时不时一个人龟缩着，胡思乱想外面大世界的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世间总有那么多不义和不公？为什么戴帽者台上一套台下一套？为什么老百姓吃“大棚”高官们吃“特供”？为什么在大学校园里也难觅净土——大家不搞学术不抓教学都忙着去逐利捞名？……想来想去，不过是庸人自扰，纵然想出个究竟又能如何？在强大的行政机器面前，个人俨如一只小蚂蚁呵！不过，这只小蚂蚁尚有属于自己的自由、独立的灵魂，也许正因如此，孤独才如其影随其形。

她最孤独的时候也会觉得人生并无太大意义，人生不过是一场大戏。



在最冷场时她也有过罢演的念头，但她还是要继续演下去，毕竟她不是为她一个人而存在。她清楚她为什么活着，她更清楚她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她的生命弥足可贵，是母亲万千卵子中的某一个同父亲千万精子中的某一个的奇妙结合。她能够站在人生的大舞台，实属难得！孤独算得了什么？

她孤独的时候，就到小说的虚拟世界里走一走。这个虚拟的世界并非她的蓄意妄造，而是现实的翻版。所谓盛世的帷幕外表华艳，幕前袒露着太多的精彩，幕后却隐藏着太多的无奈。在她看来，生活中的人形形色色，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在硕大的社会棋盘上，每个人都是棋盘上一颗小小的棋子，遭受被摆布的命运，随时成为奴隶或准奴隶。在世俗的大染缸里，每个人都是一块待染的布料，挣扎于理智与欲望之间，没完没了。如果人能拼力保持一点理智，才有可能不受污染保持本色，他活着还能像个人；如果人身不由己陷入欲望的泥潭，必定受污染而逐渐变异为披着人皮的怪兽，他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从世俗的角度看，每个人活着，不管是怎样的活法，其实都不容易。

她在孤独时最想做的，就是希望借助小说这种方式，以人性为基点，努力展现人在世俗生活中诸多不容易和种种不伪饰的情感。她是亿万凡夫俗子中的代表，她的世界即是大众的世界。她既不高尚也不卑鄙，她的情感便是小儿女的庸常情感。对于那些追求生之飞扬的人来说，她的生活平淡如水，不值一提；对于那些喜欢猎奇的读者来说，她的小说亦平淡如水，不值一看。然而，这平淡中却蕴藏着一份实实在在的真，是那种贴着生活、贴着人心的世俗的真。



目 录



葱 儿 / 1
尘埃里开出雪莲 / 6
有些事不可预想 / 10
生活鸟 / 18
万 里 / 30
柳叶青 / 39
钱小望 / 49
烟 霞 / 54
你要我说什么 / 61
光 斑 / 87
星 灯 / 134
槐 花 / 160

葱 儿

葱儿将一个布娃娃扔向污水沟时，谭小蔓在屋里全神贯注地数钞票。当谭小蔓蘸着口水将最后一张钞票点完，一旁呷茶的章三可说，三千块，不错吧？谭小蔓微微颌头，说不错，不多不少，正好。

两人正寒暄着市面上的一些事，章三可包里的小东西响起来。章三可听了听，温柔着声音说了两句：现在就要？……好，好，我这就回去。回头跟谭小蔓说，有人要货。我得回去。

章三可出来，叫葱儿。葱儿过来了，脸上荡着泪。章三可替她揩揩两眼，说哭什么，葱儿？

葱儿指指污水沟里的布娃娃。原本葱儿扔布娃娃时，是听信过路的长头发戴小耳环的叔叔的唆使。长头发叔叔嬉笑着逗了一会儿葱儿，说布娃娃扔沟里，会自己跑上来的。然后长头发叔叔就吹着口哨走了。葱儿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将布娃娃扔进沟里，可是等了又等，也不见布娃娃跑上来。

污水沟里发出难闻的臭气。一些垃圾沤得几近生出沼气来了。那布娃娃的白衣服早已脏乎乎的。葱儿哽咽着：宝宝……在哭。

章三可皱皱眉头，说不要了，回头我再买一个给你。拽起葱儿就走。

谭小蔓追出来，将手中的小绒线外套往葱儿身上套。葱儿不乐意自己背上的小粉鹿被外套遮住了，撅起嘴，摆扭着身子，不肯穿。谭小蔓有点恼了，照着葱儿屁股就是一巴掌。

葱儿望着章三可，噙着哭腔叫妈，她打我。谭小蔓愣了愣。

章三可笑着刮了刮葱儿的鼻子，说葱儿不听话，就得挨打嘛。这个三



岁的小女孩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平常葱儿要是不听话，章三可就虎着脸说，不给你牛奶喝了，不给你巧克力吃了，不给你花衣服穿了，不给你布娃娃玩了，但章三可从来没有说过“葱儿不听话，就得挨打”这样的话。可是现在这个妈妈说了，葱儿异常伤心。

章三可带着葱儿坐出租车回去。车在她自家开的音像制品店前停了下来。章三可付过车费，牵着葱儿下了车。徐盛来在门口晃悠，说你怎么才回来？人家不愿意等，走了！

章三可将小包甩在椅子上，气冲冲地说，我还不够快？这一趟车费就花了四十块。老堵车！你干吗来着？徐盛来说，你有事，我就没事？

葱儿靠在椅子背上，看章三可和徐盛来争吵。他们两个人都拧着脖子，于是葱儿就想起了外婆家那两只老爱斗架的鸡。

有人走进来。守在门口的葱儿赶紧大声汇报：爸，有人来！

葱儿在这个店里充当的是店小二式的角色。一年前，葱儿离开乡下的外婆家，被谭小蔓带到章三可这里。章三可拿吃的、喝的、玩的哄着她，说葱儿乖，在屋里呆着，别乱跑。有人来，就跟爸说一声。而被葱儿喊作爸爸的徐盛来多半缩到后面看电视或者玩手机游戏去了。

现在有顾客登门，架不便再吵，章三可和徐盛来马上换了颜面，热情洋溢地一致对外，一番客套恭维，问您要什么样的盘？

顾客反问：你们都有些什么盘？

徐盛来刚要张口，章三可抢着说，我们的盘全摆在这外面。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我们这儿都有。顾客在店里走了一圈，便走了。

徐盛来对章三可有点不满，说你看不出来吗？他是想要那种盘。咱们里面有，怎么不卖给他呢？今天才进了二十块钱的账，连房租钱都没赚回来。

章三可先前压下去的火气又上来了，说你懂个屁！万一他是警察冒充的怎么办？还不将咱们的这些家当全给端了？你要记住，在店里不能卖这种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种盘只能由我上街卖。就是被逮着了，大不了手头的货没收。就是被收进局子里，也会很快出来的。我们有葱儿这小猴头！

这时，葱儿过来了，嘀咕着说，妈，我要吃巧克力。徐盛来的一只大手朝葱儿草莓般的小嘴抹了一下，数落葱儿：你这张小葫芦瓢儿，一天到晚都不歇息，像你这么吃，我这家还不让你吃穷哟？章三可没有理葱儿。葱儿鼓了鼓腮帮子，又说，我想看动画片。还是没人搭理她。葱儿扫兴地跑到门外，瞧着胡同里过往不息的行人和车辆。

葱儿不停地摇摆着身子，样子很无聊。

无聊的葱儿不由得又想起外婆，想起外婆家缠绕着藤蔓的篱笆墙和趴在一旁摇尾的大黑狗，想起那条从门前哗哗流过的小河和那一群在河里游来游去的胖鸭子。葱儿记得外婆时常带着她去菜园子摘菜。去园子里要途经小伙伴芳芳家的小店，外婆常会从店里要来雪饼之类的东西给葱儿，并且总是扯着大嗓门跟芳芳的奶奶说，老鬼，记着账，回头再一块儿给你钱。芳芳奶奶手儿直摆摆，哼，老鬼，这话你说多少遍了，不怕牙痒？你去年欠的账还没还呢。外婆嘿嘿一笑，老鬼小心眼儿！我进黄土之前包定勾了你的账。退一步说，没了我，还有我小葱儿呢。外婆一低头，问葱儿：葱儿说是不是？葱儿没有听懂外婆的话，但还是点点头。外婆便夸葱儿乖巧。

葱儿很喜欢呆在外婆的菜园里，一边吃着东西，一边看天上的云晃来晃去，有时候还有白色的大鸟叫着从头顶飞过。葱儿吃东西时，也会掰一点往外婆的嘴里塞。外婆干裂的嘴唇便会在葱儿粉嫩的小脸蛋上亲几亲，说我葱儿乖，比谁都疼婆婆。葱儿由衷地露出小白牙，笑了。吃完东西，葱儿就拿小棍子赶蚂蚁，或者往旁边的小溪里扔小石子。

——葱儿！章三可的唤声传过来。葱儿稍稍转了转身子，一声不吭。章三可那张褶子横生但不乏勃勃生气的脸便探出门来，嗔怪葱儿：小猴头，叫你，你怎么不应呢？葱儿搔搔头，吸吸鼻子，小声说，我肚子在唱歌了。

章三可将葱儿拉进屋，朝正在玩手机游戏的徐盛来拳了一脑勺，说我得出去了。你泡袋方便面给葱儿吃。

葱儿抿了抿嘴，哼了一声，说我不吃方便面。天天吃方便面，葱儿都有些腻了。



徐盛来冲葱儿扮了个怪相，说真的不吃？那就不泡啦。

章三可已经从内室提出了一个挎包，对徐盛来说，我走了，店里你得看着点。徐盛来和章三可两人各有分工：丈夫主内，负责店里经营；妻子主外，在街头兜售“儿童不宜观看”的那些光盘。

章三可出门时，看了葱儿一眼，还是那句嘱咐：葱儿，在家好好呆着，别乱跑。妈回头给你买布娃娃。葱儿没答话，只是微低了头，看自己的脚尖。章三可扭过水蛇腰，淑女般地迈得不紧不慢的步子，踏上了“上班”的路途。

葱儿抬起头，目送着章三可消失在视线中，葱儿的眼里闪着泪花，因为她的肚子唱歌唱得更有激情了。葱儿挪回店里，叫声爸爸，我要吃方便面。叫了几遍，徐盛来才答腔，刚才你不是说你吃方便面的吗？这会儿怎么又说要吃呢？你这小丫头真难伺候。嘿，又哭，哭什么呀？有吃有喝的，还哭？——别哭！徐盛来拿来一袋“康师傅”，撕了个口，往葱儿手里一塞，命令葱儿：把眼泪擦了，一边吃去！

葱儿坐在门前的小马扎上巴咂巴咂地嚼着方便面，耐心地等章三可回来，等她带布娃娃给自己。可是葱儿左等右等，一直等到天黑，还不见章三可回来。这时，店里的电话急促地响起，徐盛来接了电话：啊？三可被收进去了？哎，知道收到哪儿去了吗？……哦，本区派出所。……知道。我们要葱儿的目的就是防备这种意外事情。

徐盛来严肃地对葱儿说，妈妈回不来了，她被坏人抓去了。葱儿惊骇地睁大眼睛。

——想不想妈妈回来？

葱儿使劲儿地点头。当然想妈妈回来了，只要妈妈一回来，布娃娃也就回来了。

——那我们同王奶奶（房东）一起去找妈妈。一定要将妈妈找回来。妈妈要是不回来，我们吃的、喝的也就没有了，知道吗？

葱儿又点头。

葱儿跟爸爸徐盛来和王奶奶一起坐出租车去找妈妈章三可。葱儿晕乎乎，半道上就歪着脖子睡着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葱儿被摇醒了。醒过

神来的葱儿发现爸爸徐盛来也不见了，眼泪又下来了。王奶奶指着眼前的幢楼房说，葱儿，奶奶带你进去找妈妈。王奶奶进去跟一个戴大檐帽穿民警制服的叔叔说些什么，葱儿听不清。葱儿不停地哭着说，我要妈妈。我要布娃娃。那叔叔瞧了瞧泪人般的葱儿，皱了皱眉头。

没怎么折腾，章三可就从派出所出来了。葱儿要回了妈妈，但让葱儿遗憾的是，她并没有得到布娃娃。

一个月后，谭小蔓来找章三可，说葱儿外婆病重，想念葱儿。她得带葱儿回去一趟。章三可不太乐意，说什么时候回来呢？

谭小蔓说，说不准。我妈本来就不同意我带葱儿出来。葱儿出生后一满月，就由我妈带着，她对葱儿很有怜劲的。

章三可说，那倒也是。不过呢，今年一年的租钱我都预付给你了。想你会守信用的。再说，女儿小小年纪，不用你负担一切费用，一年还能给你净挣三千块。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事？

谭小蔓淡然笑笑说，你别说乖巧话了。你不就是想说我谭小蔓没能耐吗？

章三可打了个哈欠，你又来了。你还没能耐？在歌厅混得红火，还说没能耐？我想去混还没这个资本呢。

谭小蔓瞟了瞟章三可，修饰得很精致的眉挑了挑，说章大姐，你这人说话，让人怎么听着都觉别扭呢。

章三可说，你又年轻又标致，我又老又丑。这总不是瞎说吧？你要不爱听人夸你，你就权当是玩笑话，你也犯不着起恼。是不是？

一个娇小的身影从谭小蔓眼前晃过，谭小蔓叫：葱儿！

葱儿回过身，看见谭小蔓，记起上次挨过她的打，小脸就绷了起来。葱儿心中嘀咕：这个阿姨很讨厌！



尘埃里开出雪莲

隐约记得自己曾生活在一个红绸绿缎飘来荡去的钟鸣鼎食之家，确切地说，是个中古时期的王爷府。而眼前的一切却是极其陌生的。不说别的，单说那壁上矩形的大匣子，那里面居然有秀丽的山水、鲜活的人物。随着阿郎惊奇的目光在每一样物什上移动，就有很轻柔的声音在阿郎的耳边响起：彩电、电冰箱、电脑、空调、饮水机……

令阿郎惊喜不已的，是他看到了他的主人——难生公子。

公子出世极不顺，母亲历经了四天四夜的阵痛才生下他，因失血过多而死去。母亲死前含笑将公子取名为难生。难生在长相上集中了父母的所有优点，他是几十个兄弟中最英俊的，却最不讨大家喜欢，个中原因，以王爷的话说，这个逆子是个另类。

难生厌恶在骄奢淫逸、勾心斗角的宫廷中生活。他多次想逃出宫，但都没有成功。曾经有个巫师对王爷说：千万不可让难生公子出宫，否则，将有大祸临头。但又必须善待公子，公子本是天上的星宿下凡。王爷便百般哄劝难生：只要你规规矩矩地呆在宫里，你想怎么样都可以。同时王爷派了许多侍卫暗中看管难生。

难生公子很烦闷、很孤独，唯一能给他安慰的是阿郎。他们抛开宫中的那些繁文缛礼，彼此直呼其名，同食同眠，同歌同哭。

阿郎又依稀记起那个月色溶溶的夜晚，王爷府一片嘈杂声，不时传来凄厉的哭喊。恍惚间，阿郎被难生搂着奔出去。刀光剑影中，难生倒下了。这之后，随着一声轻蔑的“一只贱鹦鹉”，阿郎被人重重地踢了一脚，失去了知觉……

阿郎激动地叫：“难生！”显然，难生公子也很激动，也张口叫：



“难生！”

“我分明是阿郎呀。”阿郎有点奇怪难生为什么不叫他“阿郎”。

“我分明是阿郎呀。”难生同样一副诧异的表情。

阿郎更加疑惑，走上前想去拉难生，却触到了冷冰冰的——哦，镜子！

阿郎更加疑惑了：镜子里是难生，那我呢？

就在阿郎茫然无措时，一道白光一闪，一个穿白长衫的秃顶老头飘立在阿郎面前，朗声说：“发什么愣呢？阿郎，镜子里的人既是你的主人难生，也是你自己呀。”

阿郎更加惊奇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不过是只鹦鹉。”

“不错，你原本是只鹦鹉，但你与难生公子心灵相通，在另一个世界你们合为一体了。明白吗？现世中，你是个富哥。换身现代时装，出去转转，适应适应吧。”白衫老者说完，闪了几闪，化为一座时钟，顷刻间消失了。

刮来一阵软风，阿郎打了个哈欠，便歪倒在镜子旁的席梦思上睡着了。阿郎醒来，定睛朝镜子里看看，自己原先的那身装束变了，取而代之的是油光可鉴的板寸头，笔挺的乳白色西装，锃亮的乳白色皮鞋，他的腋下夹着一个乳白色的印着鳄鱼图样的小皮包。不容阿郎犹豫，身后陡然刮来一股劲风，将他推到繁华的大街上。

待阿郎愣过神来，他发觉自己正同一些衣冠楚楚的款爷们在夜总会里灯红酒绿，他的身边配备着好些女郎。这些女郎个个都身着蝉翼般透薄的低胸裙装，嘴唇涂得像红鸡冠一样，声音娇滴得让人骨头发酥。她们是款爷们花高价聘请来的高级礼仪小姐，专门为阿郎——这位中央军委某司令员的公子，著名时代企业集团的老总提供特色服务。

款爷们还争先恐后地向阿郎敬酒，陪阿郎桑拿，甚至阿郎上卫生间大小号，他们也想跟随左右，为这位富哥老总守门。他们希望能将他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伺候得熨熨帖帖。在他们看来，这位公子型的老总翘翘小拇指，都能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好处。他们变着法子从阿郎身上揩油，一个姓钱的款爷伙同她的情妇——那个叫狐媚的礼仪小姐，一举就从阿郎那里拿到造价一亿的工程项目。



阿郎被太多的软风，太浓的酒香熏着，最终醉得不省人事。缥缈中，他的灵魂出了窍，重新飘回那遥远的地方——中古时期的王爷府。王爷府曾经历了一场空前浩劫，已成一片废墟。在他正黯然神伤之时，蓦然西天一声霹雳，一片五彩霞衣朝阿郎轻飞而来。他的母亲——小王妃端坐在美丽的莲花座上，正冲他微笑着，“难生我儿，一向可好？”阿郎热泪涟涟，叫道：“母亲，我不想要太多的富贵。活在富贵窟里实在太累！”小王妃无限爱怜地注视着自己的儿子，若有所思地点头，不多时，她就隐没在西天绚丽的霞光中。

等阿郎再次醒来，太阳静静地照着，周围是一片绿的海、花的洋、鸟的天堂。阿郎满心惬意地躺着，什么也不想。等太阳偏西时，他感觉肚子开始在低唱着空城曲。是的，该吃点东西了。当他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口袋，才知自己原来已经身无分文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穷光蛋。他开始四处找东西吃，只是大自然的这个季节只提供视觉的美丽，不提供填肚的果实。

找了几天，阿郎也没有找到吃的。他饥肠辘辘，最后到了一个炊烟袅袅的村落，但这个村落的人自古至今都不欢迎陌生人——尤其是四肢健全的年轻人上门乞讨，要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吃的，除非帮他们义务干上一天的重活。阿郎为了解决肚皮问题，咬牙给人家卖了一天的苦力（挑大粪、扛树段、挖地窖），才混了三大碗饭吃。饭是糙米和着黄菜叶煮成的，原本是小康之家拿来喂猪的，可阿郎却吃得异常喷香。

阿郎从乡村流落到城市，靠着替别人打短工赚点小钱，艰难糊口度日。有好些天他没有找到事做，他成天为着生计发愁。

一天，当阿郎心事重重地在街上闲逛，逛到华灯朗照下的天桥边，一个衣着破烂的瘸腿老人抖抖索索地向他伸出了手。阿郎低头走开了，心里有些难过。他想自己要是有许多钱，他肯定会慷慨地拿出几张大人图给这位可怜的老人。如今，他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呵。阿郎越想鼻子越酸。他很想去洗个澡——阿郎心情不好就要去洗澡。可是洗一次澡要五元钱，阿郎的口袋里仅有五元钱，这五元钱还是他从垃圾堆里意外扒出来的，他准备用它买馒头吃，只是眼下他实在太渴望洗澡了。他狠狠



心，跑到澡堂里，打算将这五元钱洗掉。

公共浴室，热气蒸腾。瞅着浴室里的一个个光溜溜的身子，阿郎有点开心：人穷人富，一旦脱去衣服光着腚，都是一路货色嘛。

阿郎洗了个澡，顿觉精神清爽，出了澡堂，走到附近公园的石凳上坐下，不想一阵瞌睡袭来，阿郎朝天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竟呼噜起来。

阿郎逐渐嗅见清香的薄荷气息，小王妃来了。小王妃笑着问一脸落魄的儿子：“这些天你过得可好？”

阿郎摇头说：“太贫穷的日子，同太富有的日子一样，过起来都很累呀。”

小王妃莞尔一笑，“儿呀，你终于有所体味了。不论什么时候，快乐也好，烦恼也好，都是你自己的感受而已。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自己去找寻吧。好了，为娘该去了。”话毕，小王妃化为一股青烟，随风而散。

等阿郎完全清醒过来，他已经在属于自己九十平米的二居室里，心定气闲地过着家居日子。他隔三差五地去一个二流大学讲课，讲授社会学与家庭伦理学。他每个月的固定俸禄是六千元人民币。业余时间，他受聘到一些院校开开讲座，为报纸杂志写写专栏，热衷于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他在网上开了一个很著名的博客，他的网名是“尘埃里开出雪莲”。

跟他在一起生活的，是一个曾经很陌生，如今亲昵地称他为老公的娇小女子，这个女子名叫鸚鵡。晚上，他会陪着鸚鵡看一会儿电视，还跟鸚鵡一起讨论电视内容。

有一次，他们一起看公审贪官的新闻纪录片，鸚鵡很突然问：“你走过从前，又活在现世，你有什么感想呢？”

阿郎故作诡秘地一笑，“你说呢？”

鸚鵡沉思良久说：“似曾相识嘛。”

阿郎摇摇头，“你说的好像不对，现世的科技那么发达，这一点就是历世所望尘莫及的。”

鸚鵡淡淡地笑笑，“是。这一点我说得是有点不对。不过，贪官、穷人与富人之类的，历世有，现世也不缺呀。”

阿郎哈哈大笑，俄而重重点头。



有些事不可预想

新湖中学的新校区兴建工程动工已有些时日，资金方面却存在不小的问题。学校原指望上头的“财神爷”给拨笔像样的款子，没想到财神爷抠门儿，以“财政吃紧”为由，只给学校拨了十五万元。这年头搞基建，十五万元能派多大用场？那姓贾的财神爷代理还说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学校自己能想办法的，比如贷款啦、集资啦。校长刘浩平越想心中越不自在，上次他还跟副校长老魏私下去给姓贾的“烧了点香”，那香怎么烧得一点不管劲？

刘浩平正盘想着，施工队的包工头又热情万丈地拎来两瓶极品“茅台”和两条极品“中华”，要刘校长再给他预付一部分资金，说他的日用开支太大了，眼下都快穷得揭不开锅了。这个成天满脸堆笑的小白脸是很有黏劲儿的，刘浩平并不容易打发他，索性一个劲儿地向他诉说自己的苦处，诉着诉着，就归结为一句话：“刘老板，眼下我这里真是没办法。我要是有钱，还会赖着不给你？”

刘老板说：“刘校长，我也晓得你的难处，可我的难处比你更难呵！你这没钱还不至于停课。我这没钱，可是要停工的呵！”

刘浩平一叹气，“刘老板，说起来，五百年前你我还是一家人呢。你放心好了，只要我们一搞到钱，马上就给你，行不行？”

刘老板惨淡地一笑，“那你们什么时候搞到钱？你们要是一年半载都搞不到钱呢？”

刘浩平说：“那绝对不会。我们正准备开会研究搞钱的事。”

刘老板看校长说得恳切，客套了几句，起身告辞。刘浩平要他将烟酒带走，他坚持不带。两个人拉扯了一番。刘老板笑笑说：“刘校长，这样吧，你就代我收着，好不好？我有机会上你家喝几盅，还不行吗？”



这时，电话响了，刘浩平去接电话。刘老板赶紧趁势走掉了。

当天下午，刘浩平和他的领导班子就资金问题专门开了个会，最后大家讨论出集资的方案：一方面动员学区内群众集体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在社会上争取更多的个人捐款。

学区群众普遍对于建校比较支持，所以各行政村干部一领头筹款，群众也积极响应，不到一周内就筹集了14万元（学区里每户按人均10元的标准出资）。

为了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腰包鼓胀的人捐款，学校还特意拟了个颇有鼓动性的“倡议书”，弄了辆小中巴车载了个小喇叭四处游唱“倡议书”上的重点内容：……学校要在大门前竖立“捐资纪念碑”，凡是慷慨捐款的个人，不论数额多少，他的大名都将（按捐款先后）被依次刻到纪念碑上，以流传后世。鸟过要留声，人过要留名。小喇叭的宣传还是很得劲的，不但某些家庭经济略有结余的人自愿捐了款，就连那些手头紧巴巴的人家也积极得很。搞出纳的老柳说，没钱的归没钱，也跑来给学校送上张把大人图（一百元），争着上纪念碑呢。刘浩平淡然地笑笑：那都是杯水车薪。我们最需要的是真正的大款资助。我寻思人家怎么就不争着上纪念碑呢？老柳看了校长一眼说，你是说柳小然？刘浩平点头。老柳随即很遗憾地摇头说，柳小然，也真是的，头上戴着“大款”的帽子，怎么就那么小气呢？

柳小然跟出纳老柳拐弯抹角地还能沾上一点娘家的亲，照老柳的说法，小然见面得喊她大姑奶奶。以前老柳对大款柳小然十分抬举，每次训斥她那不务正业的油头儿子，差不多都要抬出小然来给儿子竖竖榜样：瞧人家小然，也是凡身肉胎，也是爹生的娘养的，也是咱这老柳家一根长藤上结出来的瓜儿，怎么人家就那么争气，那么有本事呢？！人家也只会你一属（十二岁）呀，你呢，你这个东西，空长着一副皮囊！

柳小然曾是新湖的风云人物，他那里有一大堆故事让人闲话。

他本是一介泥腿子，但不热心爬泥田，十六岁初中毕业，被父母赶到生产队混工分，常常想点子偷懒，被人称为“一号奸猾”。“一号奸猾”还私下搞些“投机倒把”的买卖，赚了一点“黑心钱”。后来一搞开放，“一号奸猾”目光敏锐，马上就鹰一般地哧溜飞到城市去了。他在柳庄整